



READERS

读者[®]

合订本

2009.13—24 / 总第450—46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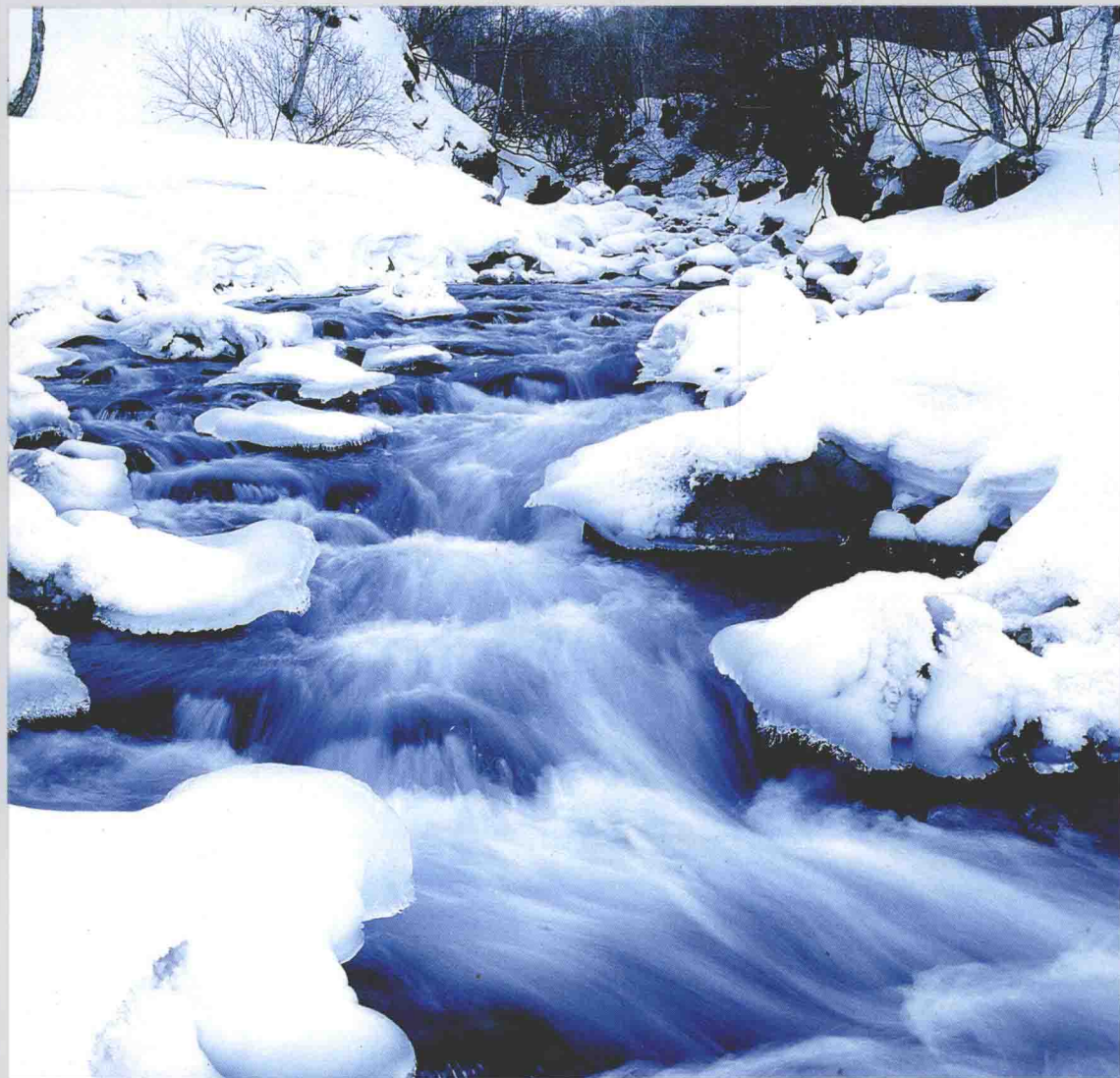
珍藏版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启迪思想

开阔眼界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卷首语

躲进世界的角落

●几米

嘘——躲进世界的角落，请保持安静，忘记时间，做回你自己。

在这里，你自己就是整个宇宙。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躲进世界的角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希望有一天你们会懂我的心！

当我忧愁烦恼的时候，当我暴躁烦怒的时候，当我心情乱糟糟的时候，甚至当我快乐得不得了的时候，我都想换个角度，重新看看我的世界。

啊！如果有一天，我站在世界的最顶端，我会比现在更幸福吗？

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好奇妙！

它让人快乐，也让人忧伤。

它大方地让人怀抱希望，也残酷地要人面对失望。

有时候我害怕寂寞，希望一

直有人陪在我身边。

有时候我喜欢孤独，厌烦纷扰的人群。

怎样才能找到一种神奇的魔药，好让我打败内心的恐惧呢？

大家都应该拥抱一个像天一样大的希望！

但是飞起来就一定会掉下去吗？

难道只有梦想与想象，才会让我们飞得又高又远吗？

但愿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满满的幸福！

尽管这个世界漏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

每个漏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

最后，连角落都不给我们躲藏了！

（张欣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09年5月B）



READERS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 管 甘肃省新闻出版局

主 办 读者出版集团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主 编 富康年

副 主 编 侯润章 任 伟

责任编辑 潘 萍 张 涛

编 辑 高茂林 贾 真

黎珈禾 韩维善

美术编辑 台昀江

制 版 祁国宏

编辑部电话 (0931)8773352

编辑部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读者出版集团

期刊营销部总监 宁 恢

发 行 (0931)8773039 王 毅

(0931)8773036

广 告 (0931)8773309 杜孟瑛

(0931)8773042

传 真 (0931)8773310

邮 购 (0931)8773350 韩学斌

读者出版集团期刊业务管理部

投诉电话 (0931)8773065

通讯地址 (730030)甘肃省兰州市

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

社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读者网 <http://www.duzhe.com>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政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 价 4.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赵近元

(0931)8822550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
期刊营销部联系: (0931)8773039

2009年第13期(总450期)

文 苑

- | | | |
|------------------------|----------|----|
| · 卷 首 语 · 躲进世界的角落 | 几 米 | 1 |
| · 文 苑 · 寻找回家的路 | 裴 钰 | 4 |
| 诗二首 | 洛 夫 | 5 |
| 永久 | 熙安·张-沃伦 | 6 |
| 太贵了 | 列夫·托尔斯泰 | 18 |
| 蓝夜 | 玛格丽特·杜拉斯 | 22 |
| · 书林一叶 · 当我谈跑步时, 我谈些什么 | 村上春树 | 48 |
| · 幽默小品 · 爸爸最值钱 | 布赫瓦尔德 | 33 |

人 物

- | | | |
|---------------------|-----|----|
| · 人 物 · 他是一个古怪孤独的孩子 | 孙君飞 | 12 |
| 倔强的英伦玫瑰 | 豆瓣绿 | 20 |
| · 名人轶事 · 太炎先生二三事 | 刘诚龙 | 23 |
| 聂绀弩是一张弓 | 丰绍棠 | 59 |

社 会

- | | | |
|------------------|-------|----|
| · 杂谈随感 · 裁决天下的智慧 | 李 洋 | 8 |
| 被历史铭记, 不仅仅因为权力 | 张国庆 | 9 |
| 学统与道统 | 齐宏伟 | 10 |
| 平庸的恶 | 陈 榕 | 28 |
| 崇尚简单 | 国 风 | 40 |
| 次贷危机中谁是赢家 | 时寒冰 | 50 |
| 望子成龙 | 戴蒙·杨格 | 58 |
| · 话 题 · 用了32年的铁锹 | 朱 玉 | 36 |

人 生

- | | | |
|------------------------|------|----|
| · 人 世 间 · 迟到的悔恨 | 肖复兴 | 26 |
| 积攒温暖 | 梧桐听雨 | 31 |
| 无法忘记的眼神 | 韦延才 | 47 |
| · 人生之旅 · 成功就是捍卫你自己 | 杨 眉 | 17 |
| 不到最后决不言败 | 张达明 | 46 |
| 当她18岁的时候 | 王开岭 | 62 |
| · 婚姻家庭 · 六点的电话铃声 | 巩高峰 | 14 |
| 价值 | 吴芳青 | 24 |
| 幸亏有你 | 布希奇 | 32 |
| · 两代之间 · 我的爹娘 | 朱令芬 | 44 |
| 世上最艰难的工作 | 李耀和 | 45 |
| · 青年一代 · 这个时代, 读书到底有何用 | 于 丹 | 42 |
| · 校园内外 · 在北大“吃书”的日子 | 余 杰 | 16 |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 心 声 ·

我和《读者》

我是一位89岁的老人，结识《读者》已有20多年了。

20多年来，我为何与这本文摘杂志慢慢有了朋友般的感情呢？因为这本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期刊，让人开阔视野、增加知识、滋养心灵，使我的思想境界有了升华，所以在我退休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这本读物也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之一。

鉴于《读者》中所刊载的好文章总是在视线之下一掠而过，甚是可惜，近几年来我把文章中特别感人的箴言、佳句摘录在我的“短语抄本”上，以备回味。其间，我也曾先后为这本杂志荐稿七八篇，虽未被采用，但我想到编辑为维护刊物的质量自然有所取舍，内心也就释然了。

遗憾的是，进入耄耋之年，视力急剧下降，目前所戴的600度老花眼镜已无法看清读物内的字了，无可奈何，只得借助放大镜才能慢慢阅读。有时自己也想，何必花这么大气力来看这本闲书？但是停歇了一段时间后，又仿佛若有所失，于是仍旧让孩子代我购来，慢慢地读。看来我将和《读者》这位尊敬的良师益友长久结伴下去了。

贵阳读者/张怀仁

读者出版集团期刊方阵

《读者》《读者·原创版》《读者·乡土人文版》《读者欣赏》《读者·海外版》《读者·大字版》《老年博览》《飞碟探索》《故事作文》《妈妈画刊》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定期出版

七月上目录

生活

- 心理人生 · 一天又一天 邓 笛 15
- 复杂 王海椿 19
- 忽略的智慧 张礼文 30
- 麻烦的心理疾病 尹玉生 63

- 经营之道 · 人人都想去的公司 魏国清 39
- 一个关于经济衰退的小故事 Dewlet 57

- 生活之友 · 如何活到112岁 李雪清 60

文明

- 在海外 · 德国人的记事本 宋 洋 56

- 他山石 · 不做“不可以”的事 攀克守 38

- 知 识 · 我们为何错读化学 浦家齐 61

- 军事天地 · 战场上的伪装武器 颜大迁 43

- 历史一页 · 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的记忆 陈艳涛 52

- 影 像 · 晚清碎影 约翰·汤姆逊 55

点滴

- 言 论 · 言论 11

- 漫画与幽默 · 漫画与幽默 34

- 意 林 · 爱的一种解释 华 雄 25
- 人生的背负 李 勤 25

- 点 滴 · 大仲马的遗作《烹饪大辞典》 21世纪研究会 24

- 当城市为汽车而造 王 军 29

- 宽松心态有温馨 肖 芸 41

- 批评就像洗个澡 郇启扬 47

- 谦卑的一课 陈荣安 51

- 推开总统的手 沈岳明 54

互动

- 智 趣 · 哪个数字不见了 伊万·莫斯科维奇 64

- 读者·作者·编者 · 人生的长与短 张 炜 64

艺术

- 封 面 · 圆舞(摄影作品) 陈观山

- 美术插页 · 杰夫·昆斯雕塑作品欣赏 前插
- 巴西著名设计师坎帕纳兄弟设计作品选登 中插

- 歌 曲 · 亲爱的小孩 词:杨立德 曲:陈复明

以色列有本著名的小说《耶路撒冷之鸽》，作者是以色列文学大师梅厄·沙莱夫。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人都喜欢养鸽子，他们传情的方式就是鸽子。男孩子把情书绑在鸽子腿上，然后放飞。女孩看到鸽子飞来，便展开字条细细品读，然后写好情书，再绑在鸽子腿上，放飞到心上人那里。奇怪的是，他们的情书都只有相同的八个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是热恋中的人才会明白的八个字：是的，我们坠入了爱河；是的，我们彼此思念；是的，我们没有忘记；是的，我们记得。

当战争来临，男孩子应征入伍。

在上前线之前，男孩去找女孩。仅仅剩下一个小时，两个人紧紧相拥，男孩对女孩一字一顿地说：“下次，等这场战争结束……我们会在集体农场安家，我们将有一个孩子，一个光着脚在泥里乱跑、把自己弄得很脏的孩子。”

分别时，男孩子把女孩子养的信鸽，装进沉重的鸽笼带走了。他和很多青年一样，被赶上了战场，拿着装满子弹的枪。他要去杀戮，但是他还提着沉重的鸽笼。有人嘲笑他竟然带着这么一个笨重的鸽笼，可是男孩子明白，笼子里的信鸽认识女孩子的家，只有鸽子才知道他爱的归宿。他带着鸽笼，就像把家带在了身边。他不想死，只想回家。当他迈出前往战场的第一步，不是离杀戮近了一步，而是离自己的家近了一步。

在一场激烈的巷战中，男孩子被流弹击中，血肉模糊。在濒临死亡的时刻，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回家，回家，回家！用一切方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都要回家。男孩子明白，自己快要死了，死神在身边狞笑。笼里的鸽子也明

白。它看到硝烟，听到爆炸，狂躁不已。在男孩子的周围，一派残垣断壁，尸横遍野……

男孩子用尽最后的力气，抛起白鸽。惊恐万状的鸽子迅速向上攀升，远离了血腥、硝烟、刺刀、坦克，远离了杀戮和垂死、狂怒和绝望……

天空还是蓝的，依然寂静。我不知道鸽子俯视下面会怎样嘲笑人们的愚蠢。也许它根本不屑于嘲笑，因为它认识回家的路。寂静的天空，无边的云海，鸽子带着男孩子的希望朝着女孩子家的方向，穿越，穿越。云海里，一片寂静，只有鸽子的翅膀带出的风声。

希腊戏剧大师亚里士多帕里斯写

过一部戏剧——《女人与和平》，描写雅典和斯巴达交战，前前后后打了27年，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女人们厌烦了，于是，她们约定好，集体跑到山上去，只要杀戮不停止，就不让男人们近身。在这部戏的结尾，狂热的男人们最终向女人们屈服了。是人伦的爱，终止了杀戮。在这部戏里，亚里士多帕里斯力图用人性中的爱，来终止人与人之间的杀戮。

不过，梅厄·沙莱夫没有简单地重复“爱”这个主题。在《耶路撒冷之鸽》里，他用文学揭示了人性更加深刻的诉求——当一个人走上战场，也就开始了自己的回家之旅。他把杀戮和人的归宿联系起来，用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人文视野。

在梅厄·沙莱夫的思想里，当一个人被驱赶着不得不再走向战场的时候，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想早日回家，快点回家。那个带着鸽笼的男孩子，在临死的刹那抛出了白鸽，鸽子带着他的生命、他的灵魂远去。当他被死神吞噬的时候，鸽子却回到了他所爱的人那

寻找回家的路

●裴钰



唐 槐

使我惊心的不是它的枯槁
不是它的老
而是高度
曾经占领唐朝半边天空的
高度
年轮，一直旋到骨子里才
停住

停在扬州的陋巷中
扬州八怪猜拳闹酒的地方
依然矗立，风中雨中
千年来一向只为别人筑梦
却让自己的梦
如败叶纷飞于荒芜的秋空
它以另一种逻辑活着
另一种语气
述说着扬州的沧桑与辉煌
遂成为一种话题
一种灰尘与时间的辩证
一块长满青苔的碑石
镌刻着一部楚城的历史

我端起相机咔嚓一声



诗二首

● 洛 夫

拍下了
它的孤寂
以及整个宇宙的苍茫

夜寻乌衣巷

撩起褪了色的酒招
茫然四顾
不知乌衣巷在何处

只记得
刘禹锡确曾把一抹夕阳
斜斜挂在巷口
微温的金陵
便这样
辉煌了千年

却怎么也没有料到
当年一群王谢堂前的燕子
竟跌跌撞撞地
飞进了
隔壁肯德基的烤炉

天黑了
我提着灯笼四处寻觅
找到了，找到了
我欢呼着，顺手触摸那三
个字

只见生了锈的六朝金粉
纷纷而落

（王 芳摘自花城出版社《雨
想说的：洛夫自选集》一书，林 晓
图，图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醉墨
溢彩林晓黑白装饰画集》一书）

里，回到了他的家。

请告诉我，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

请告诉我，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召！

回家，每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每一个普通的巴勒斯坦人，他们都想回家，哪怕他们走向战场，走向杀戮。作为个体，他们都带着自己的鸽笼，那是温暖的家，无形地罩在每一颗热血奔流的心上。谁能窒息一个人对爱的渴望？谁能阻挡一个人回家的路？杀戮可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埋葬一个人七零八碎的尸体，但是那只鸽子，那只直冲云霄的白鸽，却认识路，回到爱的路。在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将有一个孩子，一个光着脚在泥里乱跑、把自己弄得很脏的孩子。

著名作家卡夫卡说过一句话：“鸟笼子出去了，去寻找鸟儿。”很多人都被这句话搞得一头雾水，但是，以色列文学却揭示了这句话背后的人性的力量：一个人出走了，家也会搬出去，去寻找离家的孩子。无论哪一个人，无论他在杀戮场上多么泥足深陷，多么窒息而又绝望，都渴望回家。

记得英国诗人约翰·堂恩有一首诗：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

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敲响

我们在东亚，距离中东有6000多公里。我们都在亚洲大陆之上，我们的心不可能静观，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当战争在这个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爆发，丧钟突然鸣响，我们都会像那个在战场上倒下的男孩子一样，渴求着回家——心灵永远自由和温暖的归属地。卡夫卡的诡异之语，在以色列文学里变得如此真实，如此跃动，如此感人。远离炮火的你，是隔岸观火，还是感同身受？

我们原以为在中东的沙漠里，在地中海的岸边，到处都是暴虐和疯狂，其实，我们错了。在中东，杀戮虽然没有终止，但人们的心灵从来没有被击垮。在最残酷的地方，反而凝聚着最浓烈的爱，最人性的表达。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骄傲地蔑视杀戮，那么勇敢地呼吁和平。连年的战火没有让文学变得冰冷，没有让人性死去，在无数次的洗礼中，生命的美反而越来越灿烂。

（黎 明摘自《中国教育报》2009年4月19日，李晓明图）

租来的卡车驶离车道。雨点以稳定的节奏敲打着车窗玻璃。爸爸开车。他身着红色的旧绒布衬衫和磨破了蓝色牛仔褲。自从我们来到这儿——迈阿密，我就没见他穿过。我后妈丽萨坐在副驾驶座上，跟着收音机里的甲壳虫乐队哼唱。爸爸开始跟她一起哼唱。他很高兴离开了迈阿密。我不唱也不笑。我不想离开又一个感觉像家的地方。

自从妈妈去世，爸爸经常搬迁，把我像一袋脏衣服似的拖在身边。我在切萨皮克湾海岸度过了我人生的头七年。我出生时，父母买下了海滩小屋，我爱它的每一部分。我记得我在尘封的谷仓里玩耍、在海湾里游泳的时光。我们有一片私家海滩、一座小码头和爸爸带我去钓鱼用的一条独木舟。

回忆妈妈很难，关于她的记忆都很模糊。不过，我珍藏着一张她的照片。她很漂亮，栗色的长发，明亮的蓝眼睛。在这张照片里，妈妈全身放松地坐在码头上，红色的秋叶粘在她头发上，并在她周围飘落了薄薄的一层。背景或者是日出，或者是日落，因为粼粼的水波中倒映出粉红色和橙黄色的天空。妈妈微笑着，她的笑容照亮了周围的世界。背景里有鸭子绕着码头游游荡荡。

那是一张不错的照片。我过去常常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痴痴地看着它。甚至如今我还常把照片拿出来，凝视着那个曾经属于我的地方，和那位曾经是我妈妈的女人。

她是在我六岁时故去的。我勉强记得我在医院度过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护士们匆匆进出她的病房，亲戚们进出医院，还有医生。我记得我害怕医生。

亲戚们都在哭，但我不理解。还没有人向我解释过死亡，所以我不知道死是什么。妈妈静

静地躺着，非常安静。她的胸脯缓缓地起伏着，她的呼吸声很大。在她吸气和呼气的同时，我更多的是看着她的胸脯而不是脸。我一直注视着，因为我担心如果我转过身去，那呼吸就会停止。

永久

●〔美〕熙安·张-沃伦

○王世跃译



葬礼一晃而过。我记得我站在那里与每一个人相拥。人们不停地伏在我肩上哭，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妈妈一直告诉我，成年人应该安慰我。人们在说着妈妈的事情：“可怜的孩子，你可怜的妈妈！”“瞧她，这勇敢的小姑娘对着妈妈没掉一滴眼泪！”“是啊，那是一场灾难……醉酒司机直接把凯茜撞倒……可怜的孩子还没明白。”凯茜是妈妈的名字，我是大家正在谈论的那个可怜的女孩。除妈妈走了之外我什么都不懂。

于是爸爸离开了海湾，并把我也带在身边。那时我七岁，知道了死亡，知道了是醉酒司机杀死

了妈妈。爸爸卖掉了房子、谷仓和海滩，甚至独木舟。“为什么？”我问。面对我心爱的家，泪水流下脸颊。爸爸说，搬家是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使他想到妈妈。

我们沿着东海岸线不断搬迁，到后来是内陆地区和往西更远的地方，因为海洋也使爸爸想到妈妈。我们在温哥华期间他娶了丽萨，与其说因为他们相爱，倒不如说因为他们是朋友。“这样我们就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并使社保工作者们不会认为你有个破碎的家庭。”爸爸解释道，“这样他们就不会把你送走，让别的家庭领养了。”我不在意，因为丽萨很和善，像个代理妈妈，而且爸爸需要一位朋友。

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待上很久，每个地方都像铁路线上的一站，而火车总是要行驶的。我慢慢地习惯了搬家，习惯于不交朋友。如果我交友，我知道那不会长久，因为爸爸一旦决定去别的地方生活，朋友就是又一个将在我生活中消失的人。

但是后来，我们在迈阿密停了下来。我十二岁了。这次，爸爸告诉我，将会有所不同。“这次是真的了。”他说，“迈阿密将是永久的居住地。我们要安定下来，住上一段时间，至少也要住上几年。你可以交一些朋友，卡西，上一所好的学校。我们会有一个家，一种真实的生活，一种永久的生活。我保证。”

永久，这是我要的全部。我讨厌搬家，讨厌去决不允许自己交友的糟糕的学校上学。丽萨看到我那么高兴，就过来拥抱我。我有点儿困惑的是，迈阿密为什么会如此不同。丽萨解释说，爸爸逃离妈妈的记忆已经够久了；又因迈阿密是妈妈的家乡，爸爸相信他能在佛罗里达海岸找到安宁。

我们在南海滩买下一栋小房子。我入学，交友。我最好的朋友是哈莉，她住的地方离我家只有400多米。我喜欢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什么都一起做，写家庭作业，游泳……我们在同一个班，都是好学生。我俩唯一惹的一次麻烦，是上课我们互递纸条儿的时候被老师抓住。

哈莉有红色的短发、淡褐色的眼睛。她总是玩弄我棕色的长发，把它梳成最流行的发式。我尽力把她的头发往时髦里打扮，但是它们太短了。

我俩都喜欢水。她是在南海滩长大的，而我当然是在切萨皮克湾学会游泳的。佛罗里达州气候长年温暖，因此，我们放学后常常一起去游泳。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因此我决不想离开迈阿密，并且相信我们永远不会分开。

四月的一个晚上，一切都改变了。我从哈莉家回来，开始做作业。爸爸走进我的房间，坐到我床上。“做什么作业呢？”他问。

“数学。”我告诉他，“分数除法。”

他点了点头，清清嗓子：“我有消息告诉你。”

“什么消息？”我几乎不抬头地问道。

“我们要搬家了。”

这时我抬起头来。“又搬家？”我问，感到喉咙干涩。

爸爸点点头：“下周。去威斯康星。”

我跳起来。“不！”我叫道，“你不能那么做，爸爸。你说过我们不走了。你答应过的。”

他沉重地叹息一声，张开嘴要说话。我不想听他的借口。

“不，爸爸，求你了。你说我们不走了，你说过这次是真的。你答应过的，爸爸，并且我相信了你。你告诉我迈阿密是永

久居住地。”冰凉的泪珠从眼里滑落，我都想不到去擦。

“对不起，卡西。要是我能，我就不走了。”

“那怎么就不能呢？”我抬高了声音问，“你为什么不可以留下来不走？”

爸爸的目光投向地板。“我原以为我能对付得了，卡西。我以为在这里多少会把你妈妈忘记。可是不管我去哪儿……”他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又重新开始，“她跟我讲过迈阿密和南海滩。要知道，她过去就住在这附近。这里的很多她都给我详细地讲过。我看到她讲过的东西，好像看见她正在讲给我听，这让我受不了。卡西，对不起。我不能不走。”

于是我们收拾行装，卖掉房子。我含泪向哈莉道别，并答应写信。“谁知道呢？”我说，“也许哪天我们又回来了。”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但能想一想也是好的。我说这话的时候，哈莉对重逢有了期待，至少她不哭了。

我们离开的那天雨水淅沥，似乎天空在与我一同哭泣。我不想离开大海和妈妈的出生地。但我知道，要爸爸留下来太难了。

汽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驰。丽萨这时睡着了，头倚在车窗上。雨终于停了，云层中露出少许的阳光。爸爸通过后视镜看了看我。“我们回家去，不是吗？”他问。

我露齿一笑。“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我说。

没有永久。这是迈阿密教我的。没有什么能一成不变。也许这并不重要，只要你和你所爱的人待在一起，任何地方都可能是家。至于未来，谁知道呢？我所能做的就是一直前行。

（梁衍军摘自《儿童文学》2009年5月上，李晓林图）



有个贵族走到张裁缝的店里，张裁缝问：“客人想做什么？”贵族不语。

张裁缝接着问：“客人是要做衣服吗？”贵族点头。

张裁缝又问：“想做什么样的？客人想用什么布料？”贵族抬头，不语。

张裁缝索性拿来量尺准备给贵族量身。贵族推开，走了。

贵族又来到王裁缝店里，王裁缝忙迎道：“这位贵客是想做件礼服吧？店里挂的都是精品，您看您喜欢哪款？或者您告诉我您的要求，我们有专业的设计师为您量身定做。”贵族微笑着点点头，放下十枚金币，走了。

贵族又来到李裁缝的店里。稍候，李裁缝走过来迎道：“客人喜欢的礼服本店还没有样品。”

贵族惊讶。不语。

李裁缝接着说：“客人您盯着的这些礼服虽然是本店的热门货，但是还不足以出席新皇登基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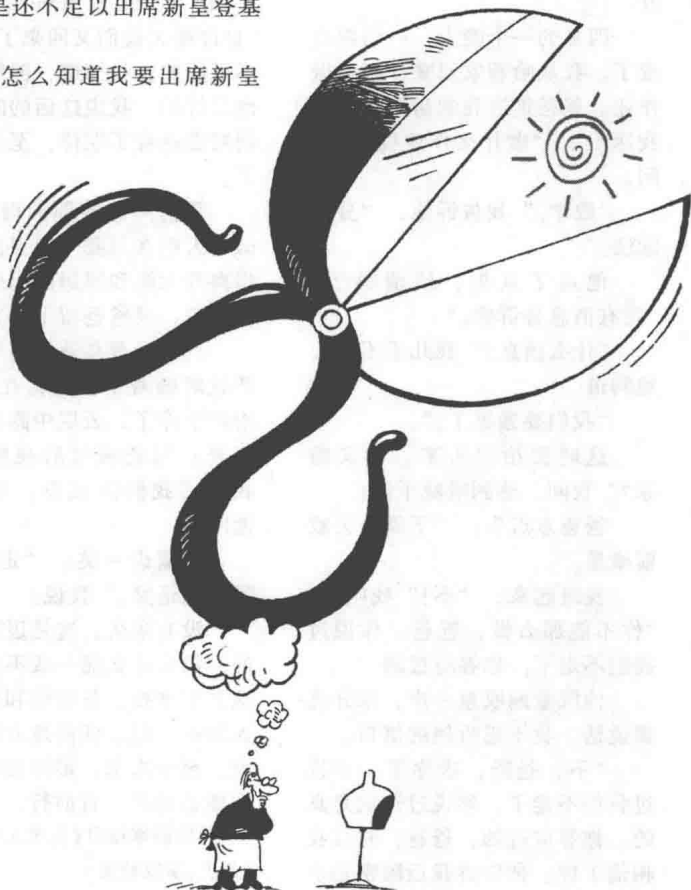
“你怎么知道我要出席新皇

登基大典？”贵族失声问道。

“客人您进来便环顾四周，瞬间目光便停在本店这件上品礼服上。不瞒您说，这些天好多客人都来定做出席登基大典的礼服。您现在看到的这件就是伯爵大人定的。我很早就开始留意来定这种礼服的客人，发现他们的仪态、谈吐、气质、步伐、着装都极为相似。那些所谓的有钱人根本不及。您是其中之一。”

裁决 天下的 智慧

●李 洋



贵族又惊问：“伯爵大人都定了，为什么不适合我呢？”

李裁缝笑道：“伯爵大人一进本店就马上开高价买断这件商品，并且喜不自禁，如获至宝。而您看这件衣服的眼神却如看一根鸡肋。您的礼服须我为您量身打造才配得上您的身份。”

贵族面露喜色。他放下一箱金币，说：“行！量身吧。”

“对不起，客官。我是个残废，没有手指。您只管回去，三天后来取衣服就是。”

“你是残废？那你怎么给我做衣服？”

“我不能做衣服，但是这些年研制了能做衣服的工具；我还潜心研究设计，并且培养了很多徒弟。我可以指挥我的徒弟用我研制的工具去做。”

贵族窃笑：“行，叫你的徒弟为我量身吧。”

李裁缝又窃笑：“大可不必，您只管回去，三天后来取。我只有一个要求：我需要在礼服上打上小店的标签。”

贵族大喜：“好！你不量身，也不问我要做什么样的，做不好我砸了你的招牌。”

三天后，贵族穿上李裁缝做的衣服，完美至极。

“你是怎么做到的？”贵族喜问。

“启禀皇上：小人十五年前就废了手指。拿了半辈子剪刀，每天裁剪决断，发现剪的都是布匹。但天下之大，岂止布匹需要裁决。人们穿衣的各种需求都不同：有御寒的，有体现身份的……这些都与社会有关，与国家有关，与人心有关。于是小人开始每天裁决人心、裁决信息、裁决社会的千变万化！”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即将登基的皇帝？”皇帝佯怒。

“回陛下：自从新皇登基的消息传出后，小人就打发徒弟们四处打听，从第一个来定做礼服的贵族起，小人就开始搜集信



在美国的历史学家看来，杰弗逊是一位近乎天才式的人物，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的兴趣是如此广泛，堪称美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浓缩版。除了八年总统和《独立宣言》起草者的角色之外，杰弗逊还是颇有造诣的提琴手、建筑师、农业专家、品酒家、发明家，对植物学、建筑学、畜牧学、气象学、机械工程等都有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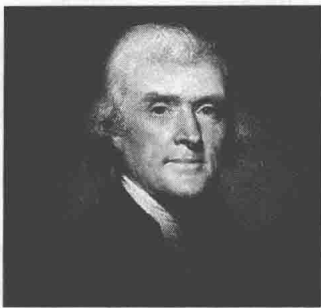
也正是杰弗逊，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引进了优良的稻种，也最先给美国人的餐桌上引进了橄榄油、通心粉、葡萄干、香草和美酒。

杰弗逊对知识的渴求，成为一个传奇。与他同时代的人曾感慨地说，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每事必问的人。

1962年12月，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接待了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欢迎词中这样说：“除了杰弗逊总统在总统官邸单独就餐外，你们是在那儿集中过的最卓越的天才。”对于同样多才多艺的肯尼迪总统来说，这样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

杰弗逊还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有自己的书库，而在一次家里发生火灾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订购书，重建书库，并且在两年内就建好了。

至于建筑，更是杰弗逊颇有心得的学科。他所设计的弗吉尼亚议会大厦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件



杰弗逊

被历史铭记， 不仅仅因为权力

● 张国庆

新古典主义作品，并成为各州公共建筑的榜样。对此，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给杰弗逊的评价是，他是美洲第一个土生土长的伟大的建筑师，是第一位制作施工图和进行建筑设计的美洲人，也是第一位用艺术眼光进行建筑的美洲人。像他在政治活动中一样，杰弗逊巧妙地把欧洲风格和北美风格融会在了一起。

为了保持头脑清醒，杰弗逊每天骑马一两个小时，即便在白宫的岁月，他也常常外出，徒步走进民众之中。

有意思的是，杰弗逊广泛的人生爱好，对于他心平气和地离开权力之巅，也有着微妙的心理影响。

一般情况下，从一个手握大

权并且有着极高民望的总统一下子落到一位普通的民众，不是一件很容易接受的事情，空虚、寂寞，都是常有的。但对杰弗逊来说，这些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

事实上，在离开首都的路上，杰弗逊就已经表现出对新生活的期待。在很好地履行了对祖国的责任之后，他渴望有一个更具活力和自由的生活空间。而由于爱好广泛，等待他的也不可能是寂寞的晚年，这与那些退休之后就不知道做什么好的纯官僚有着天壤之别。

不仅如此，由于杰弗逊在政治生涯中所表现出的道德自律和智慧光芒，在他退隐之后，仍然吸引着各方面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拜会，蒙蒂赛洛也很快成为群众聚会和娱乐的场所。人们因杰弗逊而来，因坦诚的交流而快乐。

杰弗逊的晚年，也由于他爱好广泛所保持的活力及人际往来的频繁而显得异常充实，他思想的敏锐绝不亚于在白宫的岁月。如今，他与外界往来的数万封信件，已成为历史学家的巨大宝藏，而他人性的光辉、对生活的热爱也具有历史的穿透力。

无数人因对权力的贪婪而被历史长河湮没，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因为明白权力是用来做什么的，而被历史所铭记……

（新星摘自《中国青年》2009年第5期）

息。文官喜好、武官性格，我都一一记录在案。陛下的容貌也已打听一二。”

“所以，你才要求要在我的礼服上印上你店里的标签？”

“是的，陛下。”

“那你为何不量身就能拿捏裁剪分寸？”

“回陛下：裁缝的剪刀在心里，裁决自由心断。”

“那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我梦中的礼服？”皇帝急问。

“小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您梦中的礼服，就像大多数的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衣服一样。因为本店没有，于是他们就只能在本店的样品里面选择。这大大限制了本店的发展，也限制了客人们潜意识里的追求。人的潜意识是模糊的，就像一座冰

山。人们通常能看到浮在水面上的，但更多的、不为人所识的在水下。是水面上的冰山大还是水面下的冰山大呢？小人只是挖掘了陛下您不为人所识的层面，并把您潜意识里的梦给实现了而已。”

皇帝走后，思李裁缝所言，顿悟，命李裁缝为宰相。
（汪新才摘自《商道裁决》，喻梁图）



又到一年一度的研究生入学面试时间。每次与其他教师一起对考生进行面试，我最关注的是他们的读书状况和求学动机。热爱，才能学好，这是伪装不来的。求学与读书，要有追求知识的兴趣，要愿意去探索世界的秩序和美感，要时时陶醉于种种神圣的发现，才能学会去敬畏、聆听和进行个人的创造。

有了这种兴趣和乐趣，就特别能沉潜和安静，也能耐得住寂寞。经济学家哈耶克把求学比喻为自愿签一份契约，签约者要愿意为了学问而受苦，没有这种心态，再聪明也不能保证有所成就。

只不过，单单意志上的吃苦还不够，还要有勇于发现的快乐感和学会聆听的敬畏心。这就不单是专业知识所能提供的。爱因斯坦在《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一文中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是一条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可以这样总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有纯粹的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有爱因斯坦所说的对价值的理解和热情，前者可称为“学统”精神，后者可称为“道统”精神。

不管看起来多热闹，不管多少人自诩目前中国学界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其实这两种基本精神，目前学界都缺少。学界盛行的是两种相反的“精神”——如果也可以称之为精神的话。

一种是对学问采取功利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另一种是对价值采取“隔岸观火”的相对主义态度。在这两种态度的夹击下，学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贩子或知识混子，而不是真正的知识人。不管是“贩”还是“混”，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哪怕什么价值热情、学问真理和道德情操。

鲁迅早在1935年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就批评道：“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

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这话是70多年前说的，拿到今天也完全适用。

所以，读韩国金镇洪的《唤醒黎明》时我颇受震动。书中，金镇洪讲自己年轻时在某著名大学当教师，给大一学生讲“哲学概论”。一位学生问他可否提问，他允许了。学生问：“老师，真理是什么？”他犹豫了一会儿，用康德的理论回答：“任何事件或事物，个体的思维与客观事件或事物相一致时叫做真理。比如我使用的钢笔，只要我意识中的钢笔和实际我手中拿着的钢笔相一致，这就是真理。”

但学生不满意这个答案，反问道：“教授，这种真理不是我所提问的那种真理。这种真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请您讲一讲我能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真理吧。”金镇洪一下子就蒙了，说自己也不知道。学生说：“上一堂课老师讲过哲学就是寻找真理的科学，可您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那还有什么必要继续讲下去呢？”

金镇洪很受刺激，觉得自己确实是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何等荒唐！于是放弃了赴美国留学的机会，辞去了大学教师之职，到火车站后面卖起了冰淇淋。

这事恐怕连说出来都需要勇气。对一位大学教师来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现已几近荡然无存。“传道者”变成“传声筒”，“授业”变成授“技”或“术”，“解惑”更无从谈起，因为学生在课堂上只是一台劣质复印机，忙着把教师的内容复印到笔记本上，根本无“惑”可“解”。老师呢，更是来去匆匆，

课外也根本没时间“解惑”。大家似乎都得了“价值冷漠综合征”。

去年，我带着自己的研究生每月精读一本原典，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最终还是忍不住找了不少别人的评论来代替自己投入进去进行精读的必要。一年过去了，他们始终还是没有“进去”。在这样一个喧闹扰攘的时代，大家是不是连读书也不会了？

（刘涛摘自《南风窗》

2009年第7期，王青图）

学统与道统

● 齐宏伟



人们说，当爱来敲门时就放它进来。可有时候爱从后门进来，等你留意到的时候，它已经出门了。

——有人对爱的感悟

沿着大路走，你可能会走出一条小路；沿着小路走，你可能会走出一条大路。

——尚德琪

人到老年，若想轻松过日子，就得听两个人的话，一是医生的，二是老婆的。

——香港作家倪匡的老年感悟

人生最底层有一个好处，就是无论从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

——作家二月河

我说命，这就是个人先天质地，今云遗传；我说运，就是后天的影响，今云环境。两者相乘的结果就是数。

——周作人谈命运

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台北、广州、青岛、天津、苏州、高雄。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列举的最具竞争力的前十个城市

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

——阮葵生《茶余客话》

凡是伟大的作品，初看时必让人觉得不十分舒服。

——卡莱尔

自己要行；要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要行；身体要行。

——有人这样总结成功的四个要素

梦想是一个天真的词，实现



梦想是一个残酷的词。

——毕业生感言

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人人都有他的难处。

——亦舒《我们不是天使》

一个人可以失败多次，但只要他还没有开始责怪旁人，他就不是一个失败者。

——失败者的底线

狗摇尾巴并非冲你而来，而是冲着你的面包。

——葡萄牙谚语

豪车大屋是21世纪的鸦片。

——深受金融危机伤害的美国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们希望这张卡片能一直用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1973年，时年32岁的美国男子达恩过生日时，小他4岁的弟弟达里送给他一张贺卡。此后，两人每年都在这张贺卡上添加新的祝福话语后寄来寄去

在海量的拷贝和链接之下，

“互联网”已成为“互抄网”。

——网友语

纸媒不能永远是网络的免费妈妈。

——一篇文章的标题

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学者陈平原用三个词概括五四风采

只有情调，没有情怀。

——作家梁晓声评高考作文

过去十年，高等教育投入的经费中，来自政府的部分只增长了3.5倍，来自学费的部分增长了18倍。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

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的最安静的太阳。

——专家称黑子活动很可能正达到近百年来最低谷

不管你当不当作家，一定要有三个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表达能力。这样如果将来当作家的话，会是好作家，即使不当作家，也是语文水平很高的人。

——作家贾平凹

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论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一路欢歌、乐乐、飘飘、紫荆花、梦之娇、滴水映日、水中荷、桃之妖妖、王灿海、金胡杨、小宝贝、驿骊、张金平摘）

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一套《莎士比亚戏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定价160元。购买这套书时，我参加工作3年，月工资不足800元，又刚结婚，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但我仍毫不犹豫地将其抱回家，视若珍宝。

在阅读朱生豪先生的译本时，我又有机会拜谒先生的故居。先生的故居在嘉兴的梅湾老街对面，粉墙黛瓦，竹影扶疏；木楼梯狭窄，踩上去嘎吱作响；窗花极小，经年累月的旧木器在昏暗的光影里散发出沉香……

在朱生豪和夫人宋清如住过的房间里，我看到一盏小小的油灯，灯火已灭，但先生的气息依然存在。今日的读者已经很难想象，就是在那昏暗的灯光下诞生了举世瞩目的《莎士比亚

戏剧》中文译本，不是一本两本，而是连绵不断的31部。

让翻译成为最有力的武器

据说，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想把译著送给宋清如作为爱的礼物，二是将翻译事业当做摆脱迷茫的一剂良药，三是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这样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在这三个原因中，人们常常放大第三个，忘掉前两个，我却每一个都相信，三个原因里才有真实的朱生豪。他像任何一个青年那样深深地迷茫过。他曾经告诉宋清如：“如果到30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真非自杀不可。”但幸运的是，在23岁时，他决心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自此告别了迷茫，像一颗闪亮的彗星划过茫

茫夜空，使自己的人生勃发出最美的光彩。朱生豪信中的“某国人”指当时的一些日本人，他们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译本而讥笑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朱生豪决心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用事实做最有力的武器。他原本属于沉默寡言的战士，冲锋陷阵的行动才是他最有力的反驳语言。

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

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无疑等于攀登一座世界最高峰，许多人望而却步。一些面世的中文译本也只是笨拙而机械地翻译，匠气十足，神韵全失。朱生豪先生对这种译本很不满意，也瞧不

他没有什么利器，手头除了莎翁原著，唯有一本《牛津辞典》和一本《英汉四国词典》。但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者悄然平了所有的山峰，创造了自己的高度和历史，“把日月译上了天空，把伟人译入了历史”，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能不说是一种壮举。

只管抱着莎士比亚，过他的日子

这个幼年失去双亲的不幸儿，也许在莎翁戏剧里找到了安慰。翻译莎士比亚最终成为他最心爱的事业，爱到可以寄托生死和人格尊严的地步。他说：“真的，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了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

先生感觉不到自尊，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深刻地体验到

他是一个古怪孤独的孩子

●孙君飞

起。那么他会怎样翻译呢？“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逼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在《译者自序》里，朱生豪表明了自己的翻译宗旨。他还讲到具体的翻译过程：“凡遇原文中与中文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是否顺口，音节是否调和。一字一句未惬，往往苦思累日。”这种忠实诚挚而又灵活贴切的译法，让他走到了当时所有译者包括一些名流大家的前面。

用现在的话来讲，朱生豪是当时翻译界的一匹黑马。他毕业于之江大学，绝对称不上名校；他毫无名气，在世界书局只是一个职员，在战乱年代跟难民一起颠沛流离。更不可思议的是，

到战争的罪恶。朱生豪翻译莎翁全集几乎是孤军奋战，同时伴随着毁灭一切的炮火。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逃出寓所，随身只携带着牛津版莎翁全集和部分译稿。此时的朱生豪对莎翁的戏剧已经达到着魔的程度。宋清如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八一三的炮火，日敌在半夜里进攻，把他从江山路赶了出来。匆忙中他只携着一只小小的手提箱，中间塞满了莎氏剧全集、稿纸……他姑母见他衣服被褥整个儿的财物都给丢了，气得直骂，他却满不在乎，只管抱着莎士比亚，过他的日子。”

不幸的是，因为战乱，他曾两次丢失毁坏几乎全部的资料和译稿。1942年，先生成为生活无着的失业者，但他再次竭尽心力地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并于1943年1月，携爱妻搬回老家嘉兴定居。

当时，嘉兴也是沦陷区，日伪横行，环境险恶。朱生豪继续保持着高昂的民族气节，他宁愿



贫穷至死也不为伪政权效力。他闭门不出，摒绝交往，把全部时间和精力交给翻译工作。他沉默的程度让人吃惊，他自己也说：“一年之中，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二百多天，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他工作条件的艰苦也让人吃惊。他全部的工作用具无非是一张榉木账桌、一把旧式靠椅、一盏小油灯、一支破旧不堪的钢笔和一套莎翁全集、两本辞典而已。家里没有时钟，他起床以天明为准，有时候熬夜译述，还要担心灯油是不是够用。

欧美文坛为之震惊

最大的快乐在翻译，最大的

痛苦也在翻译。翻译绝不比创作容易，而翻译莎翁戏剧更需要译者呕心沥血，毫不苟且。在翻译的过程中，朱生豪有时候觉得自己太笨了，他甚至称：“就是在初中二年级门门功课均不及格的时候，也要比现在聪明些。”他对自己的才华产生了怀疑，为此他感到痛不欲生，竟“希望魔鬼进入我的心”。但有时候，他又变得特别聪明，工作速度“像飞机那样快”，令他欣喜异常。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开始，朱生豪次第翻译出莎翁全部悲剧、杂剧，又译出英国史剧4部，连同喜剧在内，一共31部。

艰苦的工作再加上贫穷的生活，令朱生豪的身体日渐虚弱，经常患病，但他仍然笔耕不辍，

跟时间赛跑。翻译到《亨利四世》时，他突然感到肋间剧痛难忍，并出现痉挛，经诊断为严重肺结核及并发症。

1944年11月，朱生豪病情加重，日夜躺着，无力说话，更无力看书了。然而他曾经两次在昏迷中突然高声背诵莎翁戏剧原文，音调铿锵，表情极为严肃。清醒后，他稍感好转，便不无遗憾地对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的宋清如说：“莎翁剧作还有五个半史剧没翻译完毕，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并再三叮嘱爱妻和弟弟“续完未及完成的五个半史剧”。

26日中午，朱生豪忽然叫道：“小青青，我去了！”不等爱妻应答，一代才子就此撒手人寰，年仅32岁。

朱生豪辞世的那一年，宋清如也是32岁，他们的儿子刚满周岁。宋清如记起夫君曾经对她说过的一句话：“要是我死了……不要写在什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念及此，宋清如再次泪如雨下。

1947年秋，朱生豪先生的译稿由上海世界书局分三辑（喜剧、悲剧、杂剧）出版，计27部剧本。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内收朱生豪翻译的31部剧本。他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人。诗人卞之琳称赞他说：“他译笔流畅，为在我国普及莎士比亚戏剧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的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

（陈菁摘自《中国青年》2009年第7期，李晨图）



六点的电话铃声

● 巩高峰

秘密是我发现的。那天我提前回了家，给女儿拿演出服。

在第一时间，我把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叫到了一起，分析情况：母亲抱着电话神采奕奕，坐在沙发里的姿势和说话的语气都显示这样的电话不是第一次，而且这个电话肯定聊了很久了。

母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分析后我们姐弟四人一致这么感觉。父亲去世十年了，我们是看着母亲怎样在忧戚里度过这十年的。我们一直自豪地以为，这是父母情深的表现。所以，虽然很多人劝我们姐弟四个，给母亲找个老伴吧，老伴老伴，老来伴儿嘛，但是我们姐弟四人的意见出奇地一致，母亲想做别的什么都可以，就是找老伴儿这事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是对父亲的侮辱。

可是怕母亲孤独寂寞，我们给了母亲一大堆建议，社区老人馆、秧歌队、夕阳红舞蹈班、老年大学等。母亲似乎是怕我们失望，就不太热心地选择上老年大学。就是在母亲上老年大学一个月后，有了情况。

说句实话，尽管那天发现秘密时我是匆忙的，

但我还是为母亲脸上菊花般的灿烂笑容而震动。印象中，母亲有十年没这么笑过了。也许是我们没留意过。

大家把话说明了之后，母亲就一直没什么胃口，心不在焉地看我们吃。在六点的钟声敲响时，母亲动了动，神情不自然地朝时钟看了看。这会儿，电话响了。没谁去接，全家似乎都预感到了这是一个什么电话。母亲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也没接。

从这天起，我们姐弟四个开始轮流跟母亲谈心。车轮战很快就有了效果，母亲跟我们说了她的那位老年大学同学。他们俩已经商议好了，谁去谁家过日子，不办证，免得出现遗产纠纷，甚至连怕给我们添麻烦而不举办喜宴的细节，他们都取得了一致，只等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表态。

我们已经表态了。

于是，母亲向我们保证，以后再不接那人的电话，这事到此为止。

侦察了一段时间，我们总算放下心来。只是每天的六点，电话仍是准时地响两声，然后就停了。电话一响，母亲就回自己屋了。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每天六点，电话准时响两声，挂了，就是他打来的，两声代表着他的平安。这是我们背着母亲找那位老人谈的结果，老人就这一个要求，也是他放弃的交换条件。

母亲的精神状态很快就影响了健康。其实她一直就像一张弓，把子女一个一个都射出去了，自己才松弛下来，衰老下去。在病中，母亲念叨父亲的时候特别多，这让我们很欣慰。母亲走得很平静。但生离死别还是让我们真切地品尝到了那句话的滋味——无论你多大年纪，只要失去了母亲，你就是孤儿。

已经很久了，每天六点，电话依旧准时响起。这常常让我们无地自容。

有一天，六点的钟声和电话依旧一同响起，但两声过后，电话声丢弃了钟声，顽强地持续着。愣了好一会儿，我才迟疑着拿起话筒。是老人的女儿，在电话里她泣不成声。老人脑溢血，在昏迷中一直叫着我母亲的名字。老人女儿的意思很明显，希望我母亲能去看她父亲一眼，只一眼。

我按捺了半天，才用平静的语调告诉她，我母亲已经去世半年了。

从此，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没有了，世界也仿佛就此寂静无声。只是每到周末，我总爱默默地坐在电话旁的沙发里。在六点的钟声响起时，我总是轻颤一下身子，习惯地看一眼电话。我总是盼望它能再熟悉地响两声，只两声。

（冯悦摘自《北京文学》2009年第5期，张骏图）

简起床，离开温暖的被窝，打开窗户，寒气立即钻进室内。

又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星期一的早晨。平凡得有点让人厌倦。为什么人生的每一天总是在重复同一件事情？似乎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是这个样子。

简慢慢穿好衣服，整理完毕，吃了早饭，然后选要穿的衣服，是那件粉红色的裙子，还是那件碎花衬衫？

她乘公交车去上班，5年来她总是乘这辆公交车。

简在一家公司的人事部工作。

这份工作不算好，也不算坏。

她接电话，写回函，接待求职的人。

一切驾轻就熟，无须多想。

那个清洁工迎面走了过来，他的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像一把尺子。

简几乎每天都看到他。

他总是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用优美的姿势扫地、清理垃圾箱，让简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清洁工在清扫街道，而是米开朗琪罗在绘画，贝多芬在谱曲，莎士比亚在写诗。

他见到简点点头。

简也应付性地点了点头。

简想问他，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工作是卑微的、不足道的吗？你的满足感从何而来呢？

不过，简什么也没说，像往常一样。

还有那个晨练的老太太。

简在报纸上看到过她的照片，知道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科学家。

老太太不时弯下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将地上的什么东西装进去。今天，简仔细观察了，原来她装进塑料袋的是狗的粪便。

老太太笑着和她打招呼。

简纳闷，一个科学家为什么

○邓
笛
编
译

又一天 又一天

要管这样的闲事？做这样的小事？

不过，简什么也没说，与她擦肩而过，像往常一样。

公交车准时到达站点。

坐在车上，简抬头蓦然发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不知说了什么后正相视而笑，他们满是皱纹的脸此时在微笑中舒展。简瞬时觉得自己对人生有了某种感动，心想美丽的幸福原来如此简单。

简想，自己有多久没有真心地微笑过了？有多久没有在微笑中感动了？她真的早已不记得了。

汽车到了简要下车的站点。

司机热情地对下车的乘客喊道：“各位，走好！”

简想问他，一天又一天，在同样的一条路线上行车，乏味不乏味？

但是，她没有问。

她下了车。

丽日当空，阳光灿烂。

她走进公司的大门，微笑着与见到的每一个人打招呼，她知道微笑是一种能让人瞬间感受幸福与温暖的东西。

进了办公室，她没有立即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她将地上的几张废纸拾起来丢进了垃圾箱，将咖啡台上的污迹擦拭干净。她明白，点点滴滴的付出其实包含着人生真正的含义。

这一天，她像平常一样接电话，写回函，接待求职的人，但是不同的是，这一切都是在欢快中完成的。她体会到，没有乏味的工作，只有乏味的人。做一个一流的普通员工，比做一个不入流的经理，更为光荣，更有满足感。

又是一天过去了。

（书虫摘自《讽刺与幽默》2009年4月24日，杜凤宝图）

第一次走进北大的那天晚上好像还是昨夜。那天，当大客车驶进校园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一大半。那时的海淀还不像今天这样商贾云集、灯火灿烂，比起刚刚走过的长安街来阑珊了许多。校园里弥漫着树叶的香味，那是我所陌生的北方的树叶。两个高年级的师兄蹬着板车来帮我运行李，可惜我没有能够记住他们的名字。后来，我听说校园里有这样一种传统——老生喜欢抢着承担接新生的任务，因为可以趁此机会认识新生中漂亮的女生。然而，我却相信那两位师兄并不怀有这样的念头。尽管他们跟我同样瘦弱，蹬三轮车的时候是那样吃力，但还是坚持着汗流浹背地把我的行李扛进了我的新宿舍，那是北大给我的第一份温暖。

在北大的7年里，我几乎不参加班级活动，也不知道班上究竟有几个女生。我待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在宿舍还要多。那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开始翻涌了，校园的静谧也受到了莫名的搅动。面对着各种诱惑和干扰，即便是在北大的校园里，爱读书的学生也日渐稀少。那时，图书馆的新馆还没有开始修建，旧馆的建筑呆板平庸、毫无特色。但是，图书馆里的藏书却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藏。对于我来说，外观丑陋的图书馆比美丽的未名湖更加重要——未名湖是恋人们的世界，图书馆是单身者的天堂。我最喜欢到图书馆里的各类阅览室去随心所欲地翻阅那些积满灰尘的书。通常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隐藏着最好的书。我穿梭在图书馆与宿舍之间，每隔两天就背回来一大摞书。牛仔书包洗得发白，却很结实，无论装多重的书都承受得住。

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我。《鲁迅全集》是两本两本地借出来看的，然后便是《复活》《莎士比亚全集》《巴黎圣母院》

《浮士德》……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20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爱上了那些为文学、艺术、自由、民主和爱情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我似乎在与他们一起讨论、争吵、歌唱和哭泣。普希金的卷发和鲁迅的胡须同样让我着迷，哈姆雷特的脆弱和堂吉珂德的天真都融入了我的血液。这些高贵的灵魂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在每一本书的后面，都贴着牛皮纸制作的借阅登记卡。有的密密麻麻地填满了借阅的时间，有的则只有孤零零的一行，甚至还有全部是空白。每个时间都对应着一个读书人，每个时间都对应着一段奇妙的青春。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读过这些书，但他们跟我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类似

于血缘的奇特关系——喜欢同一本书的人应该都是兄弟姐妹啊。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茫茫人海中辨认出他们来，为着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某一本书。

那些日子，连吃饭都如同在军校里那样迅捷，吃完饭又骑上自行车往图书馆赶。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挥汗如雨地在台港报刊阅览室翻完了十几册厚厚的《文星》合订本——这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最优秀的刊物，它聚集了一群天真而坚强的、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文化人。在密密麻麻的书架之间，我发现了整整一个格子的《文星》，那一刻就好像一个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文明遗址一样令我兴高采烈。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些已经开始泛黄的期刊，也翻阅着李敖他们狂放

在北大 “吃书”的日子

●余杰

